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二

容城孫奇逢輯　　張興泰

門人耿振采仝編

明儒考

何文定公瑭

瑭字粹夫懷慶武陟人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學者稱爲栢齋先生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

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館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瑭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瑭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瑭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

詠復原職以經筵綱紀忌諱謫同知嵩州修黃陵崗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辭乞歸肅皇帝嗣位起提學山西以父病不果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鄒本來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戸禮三部侍郎晉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道學名於時塘獨默如日事二親躬教木率子姓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瀕死若不能更生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

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槪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爲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疾革七十歲有柟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爾岡問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淸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淸之典型者粹夫也及關中林對山常言當柟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勝獨惟柟齋不言而躬行及關中馬谿田郡譜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

門更相傳習衍遂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若吾人實行不修而徒喋喋然與人角是非同異之辯誠多言矣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則其要曰莫要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

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于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為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為用而實本于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于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

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為此身之主忿懥恐懼

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于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

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則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

則君子有所不免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情各行于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蓋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

衆之道焉有與仁與讓之教焉皆善也反乎此者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崇利者焉善也好惡徇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平治之道而眞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于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爲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

或曰中庸論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

也然詳於善而略於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
學爲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
體亦多因一人一事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
大學而有得焉則語孟五經所載者孰爲修身孰
爲齊家孰爲治國平天下孰爲通論可以一貫而
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蘊哉或曰論學可矣
如爲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餘小
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
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與

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就其遠近大小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為聚歛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為政之道思過半矣嗚乎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然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

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

朱子之太息也

公生平不樂迎逢進退有體取列文學科其詩不必法唐文不必法漢議論依歸宋儒殆所謂躬行君子也不事著述且不欲梓其文錄謂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吾之所深懼也斯有道之言與說者謂當以闕內無所著作想公闇然自修絕表暴之意此爲己之儒也

崔文敏銑

銑字子鍾一字仲鳧父陞參政以淸著銑資禀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實錄同考會試率銑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党張綵曰北方類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

於外銑訓南京稽勳主事益砥名流講評經史琢詠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淛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惜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刷弊積末懇懇千餘言時論壯之經筵進講以將相輔德納誨去讒顧戒逸豫為勸時嬖倖錢寧等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講學授徒意泊如也世宗仰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擢南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刪經學正文體獎俯彥懲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饗士不倦且周

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
爲助者恥于党附拒絕之乃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
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衆
銑教以研經倣行曰道在近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
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家
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曰坐不二輒非聖人之志不存
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皇
太子出閣選官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南
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瓊言何孟春家居爲帝祖鄉

宜表揚銑嘗駁實乃執議曰宗明與王之基失實爲閒憤地荒唐莫可懲擿事乃寢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俗依阿態鄉人擬之程伊川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鄴郡志洹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厮巷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于世

滄浪之上升降於江言古人以鬥用駢之始下略

評錄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無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以樂乎斯焉爾

諸子賦乎文者也六朝賦乎詩者也無與怨賦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蘇則以爲太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關而豢之矣今猥之以爲奇珍之以爲重眩視發聞六經又聯矣哉

士子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日歷二日繫三日便夫不

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歷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礙乎而懸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春夏陽也陽生于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于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謙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褒之在人若曰夫子假其冬而行春則獄君

變古者何以易其文哉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非事而道行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興編之言興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

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
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終弱之失廢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
問諸人者詳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覩
然後必說其盛矣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觀也貪其所可
致觀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卽
思覺之卽截或澄心以察理或專聖學久之則定

矣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讀經見之行事因以驗其經言是故卒至不駁可以御變矣邇言不抑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與崇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嚮使二夫子之道淆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謙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徹其業也銑竊取鄉

劄部備忘門今行識猶花見存多死之

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爲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繆　問者曰何以決純公曰言取其違行取其仁夫靡文蔽理刻飾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怠巳而絜衆譽者贊其忠信頑者說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夫正學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淩虛治外道而衍數學界敎而倣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

混見旨不問微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離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文敏謹守程朱之學品行自無可議獨於子靜陽明必以為禪學為異說則刻矣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未免為偏傷焉

公同時有睢州湯性菴邦彥學術純正風節最著所著有古本大學解性菴語錄惜未得見

呂文簡公柟

柟字仲木陜西高陵人學者稱涇野先生資性穎悟
提學馬中錫與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
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隆暑不踰戶限已受學
孫行人昂充然有得暨學楊邃菴王虎谷拔入正學
書院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
三原馬伯循泰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
鳧林縣馬敬臣講明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孫行
人歿爲之服衰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

修撰逆瑾編政附之者踐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
且却其賀瑾不能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
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
遂與何栢齋相繼引疾去瑾官校偵其過不得至中
途返抵家數月瑾誅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科道
交薦乃起供舊職上勸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誠私
蔫氏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秘學縱慾太祖一舉而
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
文帝尚能用之矧元上明聖逾漢文吾獨不能爲

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衣帶不解及殁葬畢廬於中門外自成服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鎮守太監廖鑾賻以金幣拉拜之答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貪獸相視也客慙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公遂慨然有用世志壬午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侍進講是日值仁祖淳

皇后忌辰日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
之疏勸勤學以為新政之助畧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為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攝行州事恤
煢獨蠲丁役勸農桑築隄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祭葬節義者標題其門
求子夏後訓諸學宫建司馬温公祠隣近及遠方學

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陞南考功郎尚寶司卿與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陞南太常少卿大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陞北祭酒敦禮讓勸講習稍不率者即繩之以法有以敷教在寬規者曰寬非縱肆乃日刲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徼敷則易背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病者醫之死者賻歸之間取
儀禮及爲詩樂圖分日講解識者以爲自宋吳李奮
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著緋公曰望衆生員著青衣角帶衆從
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上將躬
視顯陵累疏懇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
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
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公雖官三
品服仕途三十餘年室無媵妾家無長物門人[illegible]

數十年未嘗見有倫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祇將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困問易說書說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與鄉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

學者須有一段高明廣大之意方能容納群言折衷聖緒公于朱陸異同王湛學術千萬人之疑端

紛紛聚訟無已將若不平數言各歸無事此其識度過人遠矣文成之學與公稱尊所聞行所知屹然不變而其言如此其不覺同伐異益見學力之深

羅文莊欽順

欽順字[illegible]號整菴江西泰和人官吏部尚書傳謚

困知記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咏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嚚訟一也静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與圮族皆所謂剛惡也静言象恭

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以概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謂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于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

傳則多用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汩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贖

春秋叅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爲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

不一蓋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可無疑矣至于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

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淵蓋出於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功至今未敢以爲然也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强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根柢耶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以俟後世之朱子云

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

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則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無古今一氣聚而生形而

爲有有此物與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仰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亾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亾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廻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誤如此

曾子易簀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

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不要歸不離于數而已只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則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功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耳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爲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若于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以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便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儘有人儒道之

不融鍊則有數存焉在人不得不任其責也嘗病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苟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乗周尚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一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

吾夫子發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自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悞者也自悞已不可況悞人乎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疏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反約之旨得無有未至乎其辭官一節其足以廉頑立懦第其初意亦非以不仕爲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爲去就之决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乖淺深之際尚有所爲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去有見而康齋之決其所得亦已多矣謇齋瑣綴録記康齋晚年一二事雖未必盡然好學如康齋[illegible][illegible]如康齋

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略其細則君子之道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亦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於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

夫理精深微妙至為難言何毫髮失其真雖欲無窒

碍而不可得故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思所能及然心思則既竭焉皆竊以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碍雖欲言其蹤跡了不可得矣不識如言之君子以為何如

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磊落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

人以私意小術自私其身而欲事業名與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藹辭文清語有此心非從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平心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

宋固以禪學目之湖傲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

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整菴學有所疑力能孤往其十疑未必盡皆然竊

在忠告非影響浮游之言存之以備參考

困知錄於諸大儒皆有所疑而攻了翁特甚竊謂

之及讀崔後渠與整菴書曰今之論學者有象山

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則守程朱之學者無怪言

之激而求之深也

尤季美公時熙

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嘉靖壬午舉鄉薦受學于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晉信師門良知之說授戶部主事榷稅滸墅關歸以母老乞養里居三十年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常言能辯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師門宗旨也後御史黃定策為曹端尤時熙孟化鯉於

嘲曰古人以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若臣鄉三賢
皆務實也其門人孟津李根能崇師說官至僉事

語錄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鬱悶必有私意隱伏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者正謂此也便當覺破

毀譽皆是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進毀者告我以險阻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下愚亦能自覺不是只是不能自改遂日流于

汗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稟賦

不要因一兩事過失便放倒不做亦不可以一二事合理便自足古人許人改過戒人自足

人有過失為人所攻雖知改悔又以不得為完人自阻仍復放縱此只在聲名上見不知性無加損若能真改完人即在

吾人為學大抵猶是近名故于人不知已處不能耳受常有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足以損傷名節故于事多彌閃修補雖所當為亦多避嫌不敢承

恐傷名節事多彌門自爲術是猶不足也

嘗此病根甚深

世俗人見有過則爭毁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學好則爭笑之毋加詆訕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者尋於自治常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此等病病不沾染至聞毁譽加于吾身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毁則自懲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毁不終熾且能體悉世人之見故欲作好作惡乃是習染所爲使其稍肯自省豈其如此

此亦進將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怕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務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申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幖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

須尚友古人方能友一國及天

爲學全在擇友若無可交寧是獨處在書冊內尚友古人可也不可妄交然亦不可因此却起憎惡之

念須是沉潛衆而親仁

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讀書多却不行是為侮聖人之言

古人讀書主於培植此心涵泳真機故一番看一番新若只解說文義一過成故紙矣

聖人不作學者遂無師乎人孰無知大知覺小知小知覺無知期以共明斯道可矣似不當以師自居也

人必實心為學然後有可商量狂狷雖非中行却是

實心爲學者故聖人思之鄉愿只是周旋世情不是實心爲學故聖人惡其亂德

未發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即在未發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塵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辨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皆起於心善惡禍福之理宜于此求者

變化氣質須在靜中[illegible]

經權一也經即權權即經權字不必聖人事有輕重
酌而用之即是權亦是經不酌輕重何以應事

大凡人只有德性用事與血氣用事兩路便分君子
小人古人學問之道只是變化氣質靜坐是矯其
偏之法擬根換過

人品有上下道理初無上下人品之上上下亦存乎志
而已矣所謂幾也

聖人言功夫不言道體功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
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

分殊只理一學者近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
守學聖人而未至不敢以一善而成名此是濂溪諸
儒直接孔門命脈處至於言道或有未精正賴同
志繼續發明期以共明此道可也若黨偏私於其
間則失一體之意亦恐非諸儒之心

是編俟人

能繼前人茲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
更是多也

聖人通天下爲一身其于爲善曰位天地育萬物甚
戒爲惡曰禍天下及後世不以一人一時論也

心說不能

諸子是學做孔子顏子是學自家

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
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
也

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
不惰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
之說襪之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
一層此其學也

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豈學也其不至於外人倫遺物理者鮮矣

道理只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的乃是家常飯

舍郤見在職分只管推原道理起處此晚宋談學之獘也

西川要語一編最與醒人世以為傳陽明之學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謬於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分水火乎即如格物之說紫陽而在亦可以商質其偕大道焉評友為功下落不可由也不當不決於夫子中卻撮見何

是哉子之迂篤類夫子卿折之未嘗不亟其人旨志意不立子游何何至只朱陸同異聚訟於生前朱王同異又聚訟於身後哉皆緣不明於學者助之波耳失業陽齋

中州有兩路學脉月川尺尺寸寸不失宋紫陽西川守守何何不失主陽明是皆深造而有得者非剽竊也

鄭端簡曉

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海鹽少有異質十歲即能通經傳子史文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試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惑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學士中峯董公力爲之歧府亦夙知其名曉竟不一謁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大司馬者溪金公屬撰次

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當事者請剿之曉抗疏
以爲不可丁母憂服除補武選葬丁父憂家居八年
世宗特詔起謂考功逾年始至夏貴溪龍相有詔考
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曉吏黜其所厚若干人
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
不聽分宜益怒將疏抗上市恩詔以和州判官而世
蕃遂遷尚寶司丞矣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
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少卿遷光祿太

常鄉癸丑遷刑部右侍郎明年改兵部兼僉都出撫
鳳陽會倭奴入寇江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至鎮
勵將士選民兵乘鹽場之北亟禦之於通泰襲之於
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
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
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瀏澱以興水利
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以舊忿抑之僅擬賚予加
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擢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
功顯人益鄉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

京吏部尚書木燧世宗以其知兵特旨留為右都協理戎政奏能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久鎮北門因上疏還楊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特以無恐寧獨宣大耶乃詔楊還本兵曉選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訊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閫府提督總兵主將阮鶚恨事之

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侍御史鄭存仁若善揣特竿意妄以甚言中之而悅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中搆落職性儉朴尤嗇於辭受丙寅秋病卒于嚴滸等訟冤於朝詔復其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儉一手入臨讀書浮梁蕭靖王戌進士歷尚寶丞曉為學排王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宜類堂與其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謫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君學編古言今

言其義諸經解行於世

古言

乾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于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謗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處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余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董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流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愼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殞爲何只爲恐不任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非操處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仲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

耕南陽不過先主不相從耳先主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稱位稱爲帝蓋之實文若亦知之而不能令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賢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與師與友各有其處朱子師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

味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于宰冉乎求予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以求予廡中

論語中聖人答為仁之問惟克己復禮最是求仁真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才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

殷之得士
專以求賢
嘗卜之類

禮完視聽言動無非禮卽喜怒哀樂之節中節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卽復禮諸家說約處更詳之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實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于紂以時天地一民不失傳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

習日增恐性命亦下益不減此時安嵌與唐虞孟論耶

人習曾開之際道於其子而不其由來遠天自堯舜方繼千五百年而君

與于商矣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上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于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嗒然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先師王孔爲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與淑中絕無契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恭道德純粹惇叙

皆臣所闡發者殆然判然不分即與傳說亡爲一散

五典性行和平是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介甫作春秋承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攻

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鄧文潔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丁卯舉於鄉辛未江陵主會試擢第一人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官編修不妄交遊愼取予茹茶飲水蕭然自若萬曆初江陵當國欲重用公公時有匡拂江陵弗喜遂請告會山陰王龍谿講學西湖公往叩龍谿問曰子何功對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對曰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肯之已江陵專甚群望公出山言或有入述公原官

所條對終不行役備用有友人以用世進者公語之日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大用曾書所几曰吾學用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審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戊子臺省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起官允已拜司成晉吏部侍郎乘大計人咸稱服丁亥署宗伯疏請建儲者再至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抗疏力爭事遂寢尋以內艱感疾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偏主靜近禪
圖偏遊

動靜說

楊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乎方幸同官蝢然請告予就而問之見其疑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靜也鄒子曰不然夫學之為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手足為行持安在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

辨而諦言靜亦偏皆非深於學者

而觀其長要以直發其體而已然則動乎口不然予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其病一也予勉乎哉予不敢謂長醫亦嘗折肱焉夫不相詐

原心論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

體其初是心之本体

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真而不淡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

未是專則非也散則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泰與亂同何也狗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陰方微不落計較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碩人亦莫之察也行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靑靑而黃黃也白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重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爲是俗心指今貫於三家之市闡其色與權

讀書先正心之本

要知心與天無二

虛而上下其議則其論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異之心定昧焉夫知何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詳略身之動止毫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有非異繼者存矣雖然有梏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則其於心亦未可為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為而能喜胡為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為而為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語錄

言下了然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為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言動皆然煩而不惡乃所以為簡也垢而不厭乃所以為淨也

警語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吾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

孔門高弟
足發吾偶

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故曰成己仁也智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平日真積力久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畧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於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辭後乃決之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亦足以發發字註中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

向文淑可聽思及門士靜品

明夫子之道此何執甚汝輩須細思之充到亦足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說

假年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過非是有差失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即是過處此功夫甚難吉凶悔吝生夫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過也是好處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做孔

非功名自
不離道德

子有古今人已之辨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被非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然此就是過化存神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不在形色之外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甚麼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踐形个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禮自

然解為律母為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知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踐形辟于而恣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為實悟托辭于狂而以行為累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為實踐借言於明行者了而以悟為求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文潔發跡際期天下人讀其文後所歷時官司成
天下知爲理學上哲者有稱諸儒考江右人亦
極推重之學術醇正無可間然

薛思菴敬之

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容儀一覽文字深入肯綮生九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言動必則古昔鄉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說理而華務爲督學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二次不售成化丙戌以歲貢入太學人拔其言論咸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聞父母相繼殁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日行泥濘中不知避後遂病足每冬月輒發毋皆非毋殁終身不食非丙

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公首勸民耕稼紡績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貸以牛種民貧乏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牲畜數十給之貧民令孳息為養又務積蓄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時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阨窮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遠山堤堰以開風復者郡猶又立義塚以葬流民之死于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家己酉春蒲家寨北平地有泉水湧出一寨幾至沈陷公亦

爲文祭告水伯下波舉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
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謙碑記中公尤雅重學政數
至學令切切爲言孔孟之書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
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
學者如陳懋前數十人皆摳衣門墻居二年致仕撰
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公
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邇人間無人省解不
即爲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
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

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用嘴了咏集歸來稾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

語錄

五經四書今之學者開着口便能道只是去做釣名利底竿子看了竟不知道為何事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為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為氣之主

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為浮沉出入者是心

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都昏蔽了連本體亦自壅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學者始學切須要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着力進裏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小德川流是已發之中時中之中也大德敦化是未發之中大本之中也晬面盎背非有物推黙然不知道者不足以語之

天地間凡有盛衰强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强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賦予萬物生生不已則曰天命化育流行各以其時一則曰天道沖漠無朕化育自然則曰天理生物不一已各有其德則曰天德曰命曰道曰理曰德名雖不同本諸一太極也

心便是個官人性便是個印信情便是那文書命便是那文書上說得事物文書或寫得好及說得利害緊慢便與做才這一許事物不是氣怎麼做的便與作氣故心性情命才氣本同一家的事更何與朱子曰一家來說的甚好

聖賢千言萬語須體貼向自已身心上方覺有味若不如此只是做一場話說

看胡程之書便能疏通心渠了脫滌垢自然令人會省牽轉活動處

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于
　枝榦利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
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緻則不能爲之累否則鮮
　不爲之蔽
心之存則游水之不波不存則沙沈之攪濁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
　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
　尋討個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夫子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易而言

便是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　程子因而就說個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也商鞅

從政不本諸心不爲孫吳必爲申韓其于民何補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道學與天地相爲盛衰天地迹也道學理也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　便見得理氣說得通

前活動如孟子躍如如顏子　卓爾模樣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事

而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住札了那任多少俊才可勝嘆哉氣化然也

理氣不可見即于坐前雀躍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如斯夫氣象

氣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道德之學師天地也氣象門與功名富貴之習殊別

人無妄心便自神明可質中析曰尚不愧于屋漏只

是慎微至密

理無氣何所附氣無理何所依獨理不成獨氣不就

然理與氣二之則不是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

柔因方類物群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

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某看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之

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橫斷了

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霜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有心以天處心其未至于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之學自徹始

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　昔程子過漢江誠敬

自如是其驗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傾丁園中觀小兒摘杏實覺得一本萬殊道理或問曰何謂也曰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

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本有甚時了期

就見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大臣用智莫過伯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天劃地關乾轉坤最甚停當至今泯沒不得萬世之智也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僞學日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

四書撮要于五經五經只是各就一事上發揮四書凡五經之道無不具載如言未發已發處便是先

天後天易存焉如言事君使臣處便是君臣告戒書存焉如言存心養性處便是調理性情詩存焉如言好惡枉直處便是褒貶善惡春秋存焉如言立禮成樂處便是品節和樂禮樂存焉學者終身用之有餘

周易明理以象春秋因事以索理

大學專言學而成德處少中庸專言道而成德處多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渾然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

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

程子進劄于要數上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心其亦進君德而退姦佞也如唐虞君臣進納相拜有何不可顧謂之反以為山中野人不知朝政縱使坐講不為人臣乎

正學。事乃天開地闢凡聖賢出世來之正脈人生而不知不幸莫大焉

正學者格物窮理之學也不高厚不幽明不動植不

鬼神不古今不窮達不物我不精粗一以貫之者

當時孔子在門得三千之子優游涵泳終日只是調護箇德性如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參差作只是欲脫得活水出來所以只與顏子告箇活水要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章乃得孔子不傳之秘孔子默而識之孟子自得之謂也

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于氣牛山章主于性學者互相考之則

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

蓍策者伏羲之易也卦爻者文王周公之易也繫傳者孔子之易也傳者程子之易也卦不生于蓍而生于河然河圖者作易之源蓍者學易之教

伏羲只是在天地萬物上模範出簡位次以體言也到文王時開口便把天地萬物撥剔出生意以用言也

孔子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鬭鍊人成氣質何嘗有一言談天論地眩人高遠與萬古聖人之德言

茂叔命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然樂非可

孳孳之一字詘非見道脫洒分明實有如何道得

山

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之禮樂也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人之禮樂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萬物之禮

樂也學者要識得儘見識不窮若不識得則一物

亦推將不去

舊聞其人未見其語于子之非始得其實錄病中

讀之可以療疾亦可想深造自得之士也余青謂

明代開其功德度越漢唐宋三君故其儒術亦不致多讓方今之繁東土也今收入宗傳者已得五十餘人續收者尚有其人嗣爲續録以俟後之君子考焉